

本土文本

你将去往何处

(散文)

□刘剑波



绘图 瞿溢

去三元池平台，要下一个很高很陡的台阶，因年代久了，台阶表面散布着青苔，那是时间的锈痕。下这样的台阶，是对脚的考验，一不小心脚踝会崴了，或者干脆一个屁股墩。不过，对于驰骋于舞场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如履平地，甚至高昂着头颅，不看脚下，像跳三步舞那样，脚步划动几下，就一溜烟下去了。三元池平台不大，呈不规则椭圆，有一块形状极像肺，对不少掘城人来说，它就是肺——通过一次夜晚的深呼吸，让因疲惫、焦虑、烦恼而变得僵硬的身体得以舒展和放松。

开始的时候，来的人不多，三三两两的，神情也慵懒。来了就倚在水泥护栏上，彼此之间装不认识，招呼也懒得打。其实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也许是因为太熟了，反而陌生了。那时天光未尽，最后一抹暮色还涂在老文峰楼顶上，人民路和江海路人流如织，车水马龙，路灯在某个瞬间大放异彩。不露一点痕迹，白昼和夜晚就交接完毕。喧嚣的市声在夜的翅膀的忽闪下收敛了许多，但依然还在，站在平台上，可以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的叫卖声：五香螺儿——茶叶蛋！它可能是从北头的碧霞小区传来的，也可能来自南市的方向。包床——包床头——包沙发——，这是一个粗哑的嗓子发出来的，那是一个骑着破旧摩托车的中年人，无数次穿越掘城的大街小巷。没有人知道他是何时出现在掘城街头的，也无人能说出这吆喝声在掘城的上空飘扬了多久。他只在白天出没，但夜晚依然能听到他的吆喝——那是留在时间深处的回声。

平台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放音响的人还没到。那是一对热爱舞蹈的老夫妇，在晚年，他们用柔曼的舞步丈量到达人生终点的距离——有多少老人能有如此潇洒呢？他们也是无私奉献的热心人，自己掏钱购买了音响设备，然后心甘情愿地被时间绑架，心甘情愿地被舞者绑架——除非下雨，他们每晚都准时到达，一个打

着手电，一个打开盛放音响设备的铁匣。那铁匣多像一个潘多拉魔盒啊，但它里面装的不是邪恶，而是音乐的精灵，所以它是美丽的潘多拉魔盒，是抒情的，充满诗意的潘多拉魔盒。

我很喜欢这对老夫妇，他们面目和善，寡言，脸颊上布满笑意，那是予人玫瑰手留余香的表情。我还喜欢他们偶尔流露出来的颐指气使的表情，因为他们觉得拥有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不仅成了夜晚的掌控者，而且还指挥和管理着所有舞者的脚步，他们因为所有舞者的脚步都心甘情愿服从他们的调度而志得意满。当平台被舞者挤满，两个人就退到角落。他们喜欢跳有节奏感的三步踩，每一步下去，都把烦恼踩在地上。但他们最喜欢跳的还是四步。两个人相搂着——既是搂着对方，又是搂着岁月——款款而行。看上去他们是在往前走，其实他们是在朝后退，回溯到过去，回溯到时间的源头，过去了的年华扑面而来，金子似的熠熠闪光。我看到他们都闭上了眼睛，在属于他俩的世界迤邐着脚步。

在等待的时候，有些人开始在平台上来回走动。那其实是跳舞前的热身，或对自己身体的动员，所以步子是柔软的，带着对音乐的憧憬，有着别样的味道。它有着传染性，很快，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平台一下子从静止走向活跃。这时，放音响的老夫妇来了，美丽的潘多拉魔盒打开了。当第一支舞曲奏响时，属于舞者的夜晚真正降临了。刚才还装着不认识的人们，此刻却一下子热络起来，张开双臂，急切相拥，享受由音乐赋予的快乐盛宴。

三元池平台犹如一块巨大的磁铁，四面八方的舞者，不顾一切地被吸引过来。人民路边停满了电动车，原来的农工商超市现在的海豚儿童城广场泊满了私家车。平台已经人满为患，可是还有人不断挤进来。要是缺少了音乐和舞步，掘城的夏日夜晚是多么不完整啊。不停息的音乐和舞步，其实是一种补缀，有很多裂缝被修补起来了，尽管是表面的，但很多时候，表面也很重要。

我每天下班都路过这儿，我总

是经不住诱惑，激越的音乐总是扰乱了我的心。我把车停在以前的新碧霞，现在的如东大饭店，然后步行往南走过去。离平台还很远，我的心就咚咚乱跳起来了。我是被平台上涌动的热潮拉进去的。那时人们都在跳快三，曲子是《我和我的祖国》，我迷恋这首歌，每当我听到它的旋律，我都会情不自禁哼唱起来，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离，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旋转的快三舞让我感觉到平台也旋转起来了，感觉到夜晚也旋转起来了，我还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旋转起来了。我有点头晕目眩。我背朝舞池趴在水泥栏杆上，这是多年前我的姿势。三元池平台作为舞场已经是个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农工商超市还在，我经常去那儿购物。农工商超市是上海人开的，我总觉得那儿的商品散发着大上海高贵的气息。那时，人们不说去三元池平台跳舞，而是说去农工商河边跳舞。那时我就被它捕获了，我背朝舞池面向池水的姿势，就是那时确立的。

其实去舞场感受音乐，感受这个跃动欢腾的世界也是不错的享受。我就是这样边享受音乐，边欣赏三元池的夜间景致。三元池是明朝万历八年，守备王廷臣筑碧霞山的时候开挖的。清朝康熙年间，管兆宗疏浚了这条河，所以它也被叫做管家池。池和客水相连，大旱的时候，也不会干。平素池水清澈，四周绿树成荫，特别是有月亮的夜里，景色更加好看。所以“管池泛月”是“蠡山八景”之一。每每到了春夏，池边垂柳依依，池面波平如镜，天光云影倒映来，张开双臂，急切相拥，美不胜收。然而，不知何时，美丽的景致被开发商一夜间破坏殆尽，池水干涸，裸露出丑陋的破底。极目所望，皆是破败和荒凉。我想，这才是世界的真实面目。

我怀着痛惜的心情转过身来。舞曲转换成三步，也是旋转，与快三相比，它要慢得多，更具柔性，也更能蛊惑人。它飘扬的音符就像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我向一位看上去有几分姿色的女子伸出了邀请的手。我的绅士气质使她无法拒绝。这个不知名的特地为跳舞而打

扮的女子欣然打开了身体，于是我搂着她旋进了舞池。我一下子成了夏日夜晚的舞者，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从何处而来，往何处而去，我只知道我是个男人，有七情六欲的男人，向往寻欢作乐的男。我想有一次风花雪月的艳遇，我还想遭遇一场天荒地老的爱情。我全身心都融进去了舞曲，我不停地跳着，我不断地变换着舞伴。啊，眼前的一切是多么美好啊，夜色，衣饰，面容，暧昧的气味。我是多么害怕停下来啊，我害怕要是停下来，这个美好的世界顷刻间也会像被毁灭的三元池，变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丑陋不堪。我像所有的舞者一样，产生了一个错觉：人生就是一次无边无际的狂欢，永远没有尽头。也许，人们迷醉于舞蹈，就是为了一次次产生这样的错觉，要不，还怎么活下去？

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拥挤的平台松动了，尽管音乐还在响着，但听上去却有了哀悼的意味——哀悼流逝的时间。痛楚的感觉就是在那时紧紧攫住了我，就像我紧紧攫住了一个舞伴的手，而恐慌在我心间弥漫。我哀求跟我跳舞的女人，再跳一个好吗？我把她看成了一个主宰时间的女王，我愿意臣服于她的石榴裙下。然而，她并没有再跟我跳，她也被时间卷走了。让我得到安慰的是，放音乐的老夫妇还在，我是多么感激他们啊。我看到他们还在往事的河流中跋涉，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他们永远不要上岸，这会让我感到时间凝固了。

但是，最终音乐还是停了下来，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我看到老夫妇重复了开始时的动作，一个打着手电，另一个打开了铁匣子，不同的是，不是将装在里面的音乐精灵放出去，而是收回来。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走了，平台显得空旷，冷漠。灯光一下熄灭了，黑暗从天而降，台阶上传来零碎的脚步回响。当所有的声音都寂灭后，平台上呈现出的寂静是最让人难受的。它不抽象，能让你触摸到，犹若热牛奶冷却后凝成的那层厚厚的膜。让我迷茫的是，时间的帷幕遽然落下，但我仍然不知道我是谁，我彻底迷失了自己，我不知去往何处。

撂菜

(小说)

□源泉

钱？”丁市长关切地问道。“兄弟俩一边打草绳，一边玩玩。一天也能挣到30到50元。”顾大娘开心地回道。

“好呀，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只要我们找准脱贫的支点，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脱贫的攻坚战！”丁市长显得特别高兴。

“丁市长呀，今天中午可不能再走了，一定要在我家吃顿饭再走！”顾大娘感激地说。

丁市长不由得想起去年来顾大娘家走访的情形。低矮的三间红砖墙草屋，屋内潮湿的地面，一股霉味直扑鼻孔。堂屋内，一张陈旧的粮橱，两张裂缝的八仙桌加上几条长凳，便是这间房子的全部家当。冷不丁地从门洞刮进几缕凉风，直贯房间。当时，丁市长心里凉凉的。

今天，丁市长决定留下来，他要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息，感受一下老百姓有了收入后的喜悦。

顾大娘脸上的皱纹像水波荡漾开来，她吩咐两个智障儿子一个择菜，一个烧灶，忙活起来。原先裂缝的八仙桌子已经被重新油漆一新，新刷的墙面发出一股清新的气息，

从厨房里不时传来菜肴的香味。菜虽然不多，但都是农家菜。

“丁市长，快吃，除了猪肉是昨天煮的，其他都是自家菜，用你们的官话说，全是绿色生态食品！”顾大娘一边招呼丁市长一行吃菜，一边不停地给坐在身边的丁市长撂菜。

“丁市长，你尝尝这个文蛤，这可是我们南黄海特有的海鲜，当年乾隆皇帝都称它是‘天下第一鲜’呢！”顾大娘用自己的匙子从“文蛤炖鸡蛋”碗中舀了几只文蛤连带鸡蛋送到丁市长的碗里，“这鸡蛋还是你去年派人送来的小鸡生的呢，我一个月卖鸡蛋也能收入两三百块钱。”

“丁市长，你吃吃这个河虾，这是我两个‘呆’儿子早上从门前的小河里捞的，活蹦乱跳的，新鲜得很呢！”顾大娘又用自己的筷子给丁市长夹了几只河虾。

“丁市长，你喝喝这个河鲫鱼汤，这也是两个‘呆’儿子昨天晚上从河里用网捕的，纯野生无污染，大补哟！”顾大娘又用自己的匙子给丁市长舀了几匙子如奶一样的鲜鱼汤。

“市长，你吃、吃、吃，吃鱼，好吃的，我再去、去河里捉！”顾大娘的

两个智障儿子也学着母亲给丁市长撂起菜来。

“够了，够了！”丁市长一边回答，一边配合着把撂的菜接受下来，并对在座的陪同人员说，“嗯，好吃，真不错，大家吃，一起吃！”

丁市长的秘书小范，忙对顾大娘说：“大娘，够了，够了，市长一下子吃不了这么多。”小范想起丁市长平时接待时用的公筷公勺。

丁市长用眼神制止了小范，津津有味地吃着菜，喝着汤，交谈着。顾大娘与他的两个智障儿子撂菜撂得更欢了。

“丁市长，你给的饭菜钱我已给镇长，请他转交顾大娘。”回程的路上，小范一边告诉丁市长，一边抱怨道，“他们也太不讲卫生了，用自己吃饭的筷子给您夹菜，您也不嫌脏，还都吃了。”

丁市长望着小范疑惑的眼神庄重地说道：“老百姓夹的不是菜，她们撂的是一片心意呀！”

“物质上脱贫了，文明礼仪等精神文明的‘脱贫’还在路上。”望着车窗外掠过的郁郁葱葱的树木，丁市长若有所思。



江海新韵

夜色

(组诗)

□冯新民

模糊了风的语言路的节奏  
刺下目光  
跟踪一棵树的过去和未来  
窗子在窥视  
我走去或者走来  
衣袂飘飘在梦中森林  
有獐有鹿有虎有豹  
有天空印下的爪子正在远去  
这不是城市的话题  
城市把灯火布置成诳语  
坐在远逝的寺庙  
听禅  
西窗外不是高山不是湖泊  
一滴流水持剑而过  
没有找到下落  
我在一匹马上追逐草原  
追逐鞭子上的落日  
牛羊和时间在山坡上对话  
烟尘扬起为一只蹄子写下回  
家的注释  
回到西窗  
一堵墙扑面而来  
穿着原始和原始的部落  
却不告诉你谁是谁的文字  
我深入的地方一片空白  
是我送给空白的的那缕烟尘  
刻下拓片  
只是字迹模糊  
看不清水路和陆路的边界  
看不清今晚的夜色  
一片森林在谁手中出塞

晚上的感觉1

一排边的灯火  
山穷水尽

坐在一杯酒前面  
想历朝历代帝王的故事

来来去去是一座楼  
如果有飞燕如果有琵琶  
水袖在声音里  
写意唐宋

唐诗在汉家陵阙  
寻找宋词  
看见十里荷花  
点燃了西窗之烛

还有一句  
在大江东去里  
灰飞烟灭

我想把东坡请来  
看一排灯火  
在岸上也在水中  
亮了今晚

晚上的感觉2

灯光熄灭之后  
读不完的黑暗  
谁能把一棵树一株草  
搬到山上

蜡烛在黑夜里赶路  
想为没有开花的季节  
寻找长亭短亭

然后有园林  
葡萄在熄灭里  
石头池塘和小径的心思  
在一艘小舟上  
回忆来过的羽扇纶巾

我想和一个人兰亭叙  
和我对话的人  
住在浔阳江上

无影无踪的序  
命名了一片竹林  
竹林在灯光熄灭之后  
把一棵树一株草  
赶到长亭短亭  
读完了黑夜

野性的园林

草和树木纠缠了纠缠  
阳光透过一片叶子

企图穿过泥土

园林容纳了垂钓者  
一尾鱼  
站在河的末梢  
看泾渭分明

风把所有的星星吹向池塘  
剩下的一片  
构筑了剩下的一片

没有道路的人  
和没有人的道路  
找不到河流

园林在无水之处  
而来  
想以一片叶子  
走向天空

夜

梦正在靠岸  
撑船的人唱着诗经  
从雨雪霏霏到杨柳依依

湖水  
安静了鸟声  
安静了夜色  
安静了浔阳江的琵琶  
只让摩诘的诗  
在这里栖息

水上是星星无声的碎语  
默读着终南山  
禅寺坐落在远方

看不见这里诗经起处  
梦正在靠岸

木偶

木偶没有感觉  
在一棵树下乘凉  
不会和叶子说一句话

木偶在铁树开花的那天  
找到了说话的桌子  
历史在这里放下一本书  
翻阅春秋

牵线的人离开了舞台  
黄昏和黎明都不再出现  
行者把自己托付给街道

叶子舒展的那刻  
木偶把一条路的终点站  
卖给了冬至

夜是一幅剪影

所有的想象在这一刻中止  
想象在夜里  
不会泊岸  
驶离的船只留下  
无影的波纹

夜在想象里  
与离岸的人开始水的对话  
不会进入的树  
被叶子交代了出发的天空

你看见的和没有看见的  
都是孤灯下的小巷  
当一个人走过  
路在开始的地方行走远方

雨在上个世纪  
就被青苔留住  
不用云层的召唤  
我想用一支烟  
点燃这个夜晚

叶子和叶子的交汇  
没有声音  
一棵树始终在岸边  
为默默无语的水  
背诵已经忘却的句子

夜色里的夜  
还是昨天的剪影